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一

左編

人類

列女傳

東光縣主名楚媛紀王慎女也武氏專政紀王以非
罪徙於主號慟嘔血既免喪柴毀絕膏沐二十年中
宗復辟上書訟王寃得雪陪塋昭陵主疾已危慟泣
謂子曰寃結獲申吾下見先王瞑矣言訖卒

和政主者肅宗女也母章敬太后生三歲而章敬崩
韋妃養焉嫁柳潭祿山陷京師姑寧國公主方養居

出走，主棄三千斤馬，載與潭徒步，日百里以從。潭躬
薪水，主躬爨以養潭。兄澄之妻楊貴妃之姊也。前貴
幸時，主泊如不干，及是，死撫其子如子。玄宗在蜀，郭
千仞反，玄宗御玄英樓諭之，降不聽，下潭擊之，主救
千以授潭，殊死搏賊，獲之。肅宗有疾，主侍湯藥，勤甚，
賜之田，以他女弟未有賜，固讓不受。阿布思之妻，沒
入隸掖廷，帝內宴，使衣綠衣爲娼戲，主進曰：「布思誠
爲逆，妻有罪，不容近至尊，誠無罪，當念之，不可與群
倡伍。」以得免。代宗初立，疏利病以聞，天子鄉納，吐蕃
犯京師，王出，次商於，遇羣盜，諭以禍福，皆稽顙願

爲奴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之一無受親紉補
裳衣勅諸子不服統綺安焉廣德初吐蕃再入寇主
姪子請入省陳備禦策潭止母往主曰君獨無兄乎
見內殿入對良久翌日免乳薨

漢陽主名暢德宗女孫也戚里爭爲奢主矜守儉約
常用鐵簪畫壁記出納嘗入宮文宗問姑所服何法
服也今世服侈甚始何代而然主曰妾自貞元時辭
宮所服皆當時賜衣未嘗敢少變元和後數用兵悉
以禁藏織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中外相矜狃
以成俗若陛下示好惡以風羣下誰敢不敬應帝悅

詔宮人視主衣廣狹爲製，諭戚里式焉。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爲哀王後，而所生父母在妃，朝夕奉養之甚謹。凡珍膳非獻，不先嘗。後靈龜薨，將塋，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竟營營何託乎？」儻禮合塋之，自是屏粉澤，不復御以終。

房相國玄齡妻盧氏，亾其世。相國微時嘗疾病，喟然歎謂盧曰：「吾病脫不諱，君年少寡居，難當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矢。曰：「所復有他志者，視此矣。」相國爲太息，泣下者久之。已疾瘳，比隆貴，禮敬倍老。

焉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戶尚書矩女也。適德武，經年而德武以父罪從坐徙嶺表，矩爲黃門侍郎，奏離婚。煬帝聽之，德武與裴訣曰：「媿婉甫爾，遠此分離，長訣矣。」裴泣對曰：「婦無再醮，夫者天也，天可貳乎？」囚操刀欲割耳，自誓武奪刀不遂，毀容貌，不御膏沐，日事佛誦佛經。累年，夫姑姊妹在都邑者，歲時命左右省焉。久之，德武問斷絕，矩欲奪其志，斷髮絕粒，不可奪而止。後十餘年，德武還，爲夫婦如初。時皖城公張儉女至孝，生三歲，輒能省顏色如成人，長愈恭順，聞儉卒。

一、勤而絕詔以事侍史官

崔繪妻盧氏鸞臺侍郎獻女也夫早喪執義家欲嫁不許有女兄適工侍郎李思冲而卒思冲方貴顯表求爲繼室武后聽之盧出自竇冀穢其面以走還崔氏斷髮矢不奪思冲以聞武后命爲浮丘尼以終崔玄暉母盧氏博陵安平人時嘗戒玄暉曰吾聞姨兄辛亥馭言凡子姓仕宦貧窶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貨貨盈衍裘馬輕肥此惡消息也吾嘗以爲確論此見親表中仕宦務財賄奉其親其親不究所從來而悅之令出祿廩乎善矣如不然於盜禦何異吏不

能忠清不內愧天地乎汝必識之故玄暉所至以清
白名母亡哀毀爲天官侍郎遷文昌左丞令史至相
慶已與反正以忠母之教也

崔夫人唐氏山南節度瑄之祖母也姑長孫夫人年
高無齒唐事之孝謹且櫛緝笄總拜階下畢卽登堂
乳其姑以爲常姑不粒食者數年康寧如一日後屬
疾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
婦孝敬聞者感動後山南昆弟子孫果殷盛

鄭夫人者韓文公愈之兄嫂也荊陽人爲昌黎韓會
妻愈生失怙恃嫂念寒而衣念饑而飧愈未齠從兄

官秦州。兄坐謫遷韶州。以卒去。故鄉萬里。切孤滿前。不能趨。鄭拮据誠至。竟以喪返。塋春秋霜露。敬薦享。韓氏祖考如夫。存遭時艱。避地江南。撫其子。指愈而泣。曰。韓氏兩世。獨此耳。流涕滂。若不自勝。誨導愈。最之成本退之。成立爲大儒。嫂之力也。及卒。愈哭之。絕而後蘇。服之替。嫂之服替也。自退之始也。叔之不爲服。以遠嫌也。辟而示天。嫂腹之成。雖嫂也。實母也。何嫌之有焉。亡於禮者之禮也。而愈有乳母李徐州人。始入韓氏。乳其子。終不忍棄去。遂老於韓。愈事之如母。厚道也夫。

柳太君盧氏涿郡人侍御史鎮妻柳宗元子厚母也
七歲通毛詩列女傳歸御史請伯叔母若姑姊妹若
其子雖遠在千里外具迎以來盧承事唯謹歲惡食
不足而食其孤有幼者恒充也諸姑有歸者廢寢食
爲齋侍御官英中宗元生四歲家無書盧親授古
賦十四首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女工授諸女後皆
爲賢婦侍御將改葬其父母而沒不克葬盧痛之宗
元爲禮官命之曰汝忘而父所欲喪者大事乎吾家
婦也今宜老而不敢自暇則爲是故也會宗元以譴
謫永州命之曰汝惟不自愛底于罰今將大儆于其

後明者不悼往事。毋徒戚戚爲也。敬懼而已。已竟卒耳。

柳公綽夫人韓氏。相國休曾孫相國舉女也。嚴肅儉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斥綾羅錦繡不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乘竹甕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嘗自粉。苦參黃蓮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末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李母者御史畬母也。畬爲監察御史。得廩米。槩之三斛而贏一。問贏何也。吏曰。御史米。故不槩。問車廩錢幾何。曰。御史車。故不請備。錢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廩。

也

唐初有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乳母也。師仁父武都
謀歸唐，爲王世克所殺。師仁甫三歲，得不死。蘭英哀
之，請得髮，鉗爲保養。許之時，天下喪亂，餓死者籍籍。
蘭英身啖土，啜冰茹草木，自活而行。丐食飼師仁，竟
生之。居無何，詐爲樵採，竊仁師間歸京師。高祖嘉
其義，封末壽鄉君。

夏侯孝女者，滑州胙城人。父爲鹽城丞，歸喪，明貧無
以自存。女歸邑人劉寂者，數年生二女矣。念父甚，請
歸侍其父，寂聽之。旣歸，養劬甚。事後母以孝聞，居五

年父沒毀不勝器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寒
不綿續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門後孝女卒其
女居母喪如母詔表世孝門太宗時有繹州人衛孝
女無忌者方六歲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兄弟母
改適欲報讐無由也會從父宴客長則時在坐無忌
抵以甓殺之自請吏請死巡察使以聞太宗命給驛
徙雍州賜田宅命州縣禮嫁之高宗時鄆城有賈女
年十五父爲族人玄基所殺獨有弟孝女不肯嫁撫
弟之弟強仁少長孝女教令伺玄基殺之自請吏請
死詔并免徙洛陽武后時汴女李少失父能哀少長

母欲嫁之，斷髮誓終養。及喪，母號毀幾斃。家無丈夫，自營歛葬。具州里欽其孝，送葬者至千人。葬畢，廬于墓，蓬跣負土成園塋，詔表門。

鄭義宗妻盧氏，范陽人。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得婦道。常夜有盜數十持杖鼓譟入其家，家人屏竄。惟姑老在室，不能去。盧冒白刃立姑側擁抱，姑不去。爲賊所捶擊，幾斃。姑以全。

盧懷清妻徐氏，淄州人。懷清仕爲校書郎，坐僚壻得罪，貶播州。徐不得從，糲食攻苦，斥膏飾弗御。會大赦，懷清當還，徐往迓而夫歿中道。二髻奴劫污之，徐數

其罪不敢過，獨劫其貲去，徐徒步走播州，足流血，竟以夫器還。堊汴，刺史齊澣高其行，頌而詩之。

賈直言妻者，河朔舊族也。直言父道冲，以待詔得罪，詔使徃鳩之。直言給使者曰：藥死，當謝四方神祇，父起拜，直言急取鳩，自飲曰：願代父死。使者貽愕，奏以聞。代宗聞而憐之，覘焉。直言毒潰足而出，復不死，乃貸父死。徙直言嶺南。直言以妻少，與訣曰：吾生死不可期，汝少可亟嫁，無須也。董不荅，退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其上，曰：非君手不解矣。直言在嶺南二十年，而反帛如故。既見，乃湯沐髮墮無餘。直言後立。

奇節

饒娥者饒州樂平人字瓊真世漁鄱水上娥淵懿靜專雖小戶未嘗出遊冶勤綈葛共女事鄉閭敬焉娥父漁而醉風卒起不能舟溺死不得屍娥聞父死走水上哭三日不食耳鼻皆流血氣絕伏地死明日父屍出籠蟲蛟魚浮死者數萬塞川下鄱人悲歎以爲神奇共會錢葬之鄱水西琢石立碑表焉

樊彥琛妻魏氏楊州人溫惠知音彥琛病且死請從彥琛曰死生常道從死非吾志也養諸孤可矣會徐敬業亂陷軍中令鼓箏魏引刀斬其指賊以刃擬之

魏曰速成吾志也乃遂成有符鳳者以罪徙南海爲賊所剽殺妻王英自沈成趙州刺史高叡爲默啜所攻州陷妻秦與俱執默啜以美官誘之降叡目秦秦曰賊官何足榮皆瞋目成未秦中天奉盜作二女竇氏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賊迹得之驅以行臨絕壑數百尺其妹曰吾義不受辱投崖成盜方驚駭姊繼之自投盜舍之去官爲歛葬詔表門梁宋盜作斬令李瀾諭降賊數千人刺史襲擊之以爲功賊大恚執瀾及其弟欲殺之兄弟爭代成瀾女李亦請代遂俱成王信妻裴氏見俘罵賊成鄉

待徵妻薄氏待徵官江陰爲賊得語其媼使報待徵
曰若行矣我義不辱當必死於水賊去得其屍水中
吳元濟反用牙將董昌齡守郟城而質其母楊母謂
昌齡曰願死賢於逆生汝去逆效順是榮母也昌齡
乃舉城降元濟囚楊欲殺之會蔡平而免詔封北平
郡太君蔡人有李湍者亦自拔歸河陽賊怒縛其妻
鬻之妻且死猶號其夫曰善事烏大夫烏大夫者河
南節度使重胤也朱克融亂幽州慕容雍爲賊執將
殺之妻大呼願前死刑者斷其臂神色晏然俱遇害
董昌齡爲招討治無狀錄事參軍衛方厚數爭事不

得伴成昌齡閉其棺殮之方厚妻程自取詣闕下陳
寃事得白封武昌安縣君南賊陶齊亮毋金不從亂
自田而食紡而衣終身不食逆子之食事聞賜兩丁
侍養歲州縣存問終其身劉從諫之逆也張谷以窮
遊佐其幕歌兒李新聲者內憂之乘間勸谷爲反正
不宜顧一飯恩自汗谷不能決新聲繼而谷竟及於
難

高愍女者潁川刺史高彥昭女也名姝姝建中初河
北盜李納質姝姝與其母兄使彥昭守濮陽彥昭以
城自歸納恚將殺之時姝姝方七歲毋爲之請爲婢

以祈灰許之，姝姝不可曰：生而辱，不如死。且母兄皆
灰兒，何庸獨生？將刑，母兄皆拜四方。姝姝曰：我家爲
忠，就誅夷，四方神祇居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哭再
拜，就灰事，聞下太常賜謚褒焉。

先是孝女妙法者，瀛州博野人。安祿山反，被俘徙泗
州，聞父灰欲問道奔喪，念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
行。會父塋，號踊啓視之，既見棺，舌舐其塵，散髮拂治
之，結廬墓側，手封樹。事後母篤，孝母卒，刺血書母臂，
塋之。已廬墓終身。元和中，徐州有王孝女者，父兄以
防秋，灰吐蕃，孝女被髮徒跣，服衰抵涇屯，丐貸護喪。

還塋之亦廬墓終身大中時，瑕有鄭孝女者，父戰歿，慶州母卒無兄弟，卽剪髮毀服，走慶護器還，與母合塋廬墓下終身，而順陽鄉人楊豐朝出田爲堽，墜女香甫十四，走前搃虎頸救之，父得免，皆旌門。

謝小娥者，洪州人，爲歷陽段居貞妻，居歲餘，居貞與謝父同行，賈江東，並爲賊所盜，灰小娥痛，欲赴江自沈，救而免，乃行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以殺已者名，離祈其詞爲十字，持問內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善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申蘭，殺若夫者申春，編訪莫得也。至江州得焉，則有名盜亡命者也。於是小

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作。因託傭蘭家，日謹信。自効傭保，咸愛之。雖蘭亦倚信。諸盜藏委焉。小娥見父與夫服用物具在，乃益信所夢出入者二期。欲伺便，一日蘭出剽還，集羣偷來分贓。共釀酒爲樂，醉卧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傭保來捕賊，遂禽春言之官，得賊千萬，得其黨數十，皆抵死。刺史張錫嘉其烈，欲以聞。觀察使不爲請，還豫章。豫章人高其義，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垢衣糲飯，終其身。

同州軍亂，逐節使河中令畢某者，匿望仙里中。妻竇從，乃所仇家也。夜半仇持刀猝令首，必成之。竇以身

蘇捍持賊袂中刀不解令得全王仙芝亂攻汝州鄭
城尉李廷節執妻崔美欲污之詬賊賊黃巢入長安
校書郎殷保晦妻封相赦女孫也匿蘭陵爲賊得而
美欲汙之誘劫萬端終不應已杖劍擬之封曰我公
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竟不辱而死咸通末天子狩
寶雞翰學士李拯從陷賊賊妻盧伏尸哭行瑜逼妻
之堅不可臨以兵不屈斷一臂不顧死畢師鐸之亂
入掠資克食廣陵賈周迪與妻俱餓甚妻謂迪曰今
度不兩全君有親在不可死願見賈以濟君迪不忍
妻請肆求售得數千錢行迪出城門不忍還請肆妻

灰矣。迺大慟，裹其骨歸葬焉。

朱延壽者，楊行密妻弟也。與行密郤，謀殺之事覺，行密給而召焉。延壽妻王勸毋行，不聽。王曰：「君必行事，未可期，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僮僕闔門積薪已，而捕騎至，王焚府舍，曰：「誓不爲讐人辱。」赴火死。五代時，號州司戶參軍王凝，卒於官家貧，獨一子尚幼。妻李，齊人也，負遺骸歸，過開封，止旅舍，求宿。旅舍主人見其窶，格之，不留宿。李顧天已暮，不肯去，牽其臂出之。李仰天長慟曰：「爲婦人臂爲人所牽乎？不可以臂故污吾身。」卽引斧斷其

見者環聚觀皆嗟泣開封尹聞之爲笞其主人予善藥封瘡予齋資歸焉。

宋魏國公主者太宗皇帝女也帝嘗發寶藏觀諸女令擇取主疑立無取也真宗時歸駙馬都尉李遵勗父適生日主執婦禮謁上壽帝聞錫兼衣寶帶助焉遵勗賢賓客皆一時賢士主親膳饗之嘗有盜入其第有司多所訊捕主恐其寃也請出所逮人而以私錢募告者諷緝之乃果得真盜情得復請貸遵勗守許州得暴疾主聞趣駕馳往視左右白法得報乃後行主不待報從五六人乃遂往帝聞命內侍督諸縣

遷兵衛馬。

馮夫人秦國公陳省華妻也。子丞相堯叟。文惠公堯佐節度使堯咨也。皆舉進士高等。堯咨守河南。還馮夫人問曰。汝典名藩。豈有異政乎。堯咨慙謝。無有。夫人意不悅。一日縱言州孔道。過客與堯咨射。無不讓。堯咨能者。馮夫人大怒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教化。而專一技自名。豈汝父之訓耶。杖擊之。金魚墮焉。

韓國夫人鄭歐陽文忠公修母也。為贈崇國公妻。崇公舉進士。歷泗綿二州推官。卒。生修。甫四歲。貧自力。

於衣食用勗修於學授之書嘗大雪夜以荻撥地爐
寒灰畫字教之書居恒泣告修曰而父爲吏廢而好
施與俸入雖薄嘗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
亡也無一錢之積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
能守耶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舅姑然而知汝父之
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而知汝父
之將有後也吾始歸汝父免於喪踰年矣歲時祭祀
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肉父必泣
曰昔吾嘗不足而今稍有餘何及於養也始吾一二
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其後常然至終身未

嘗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夜秉燭視刑。要屢廢書而歎。問之曰。何歎。曰。死獄也。吾求其生而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夫與我俱無憾也。矧求而可得乎。以其求而得而傷夫求而不得者。爲可哀也。回顧乳母抱汝立於旁。指而言曰。術者謂我歲在戊當死。使其言信。吾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率川是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於是修感奮力於學。方貧賤時。治家儉。後修舉進士。稍顯矣。常不使過之。曰。儉薄所以居患難也。旣而修以直諫貶夷陵。則言笑自若。

曰吾家故貧賤吾處之素矣汝必安之修卒以忠正文學爲名賢相母之教也累封越國太夫人卒

張待制昱之妻魯氏參政宗道女也其女弟爲申國呂正獻公夫人女更配其子則榮公希哲也魯夫人甚愛女而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於禮每飲食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旣歸呂往視之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清河郡君張氏尚書存女溫國司馬公光妻也嘗夜濯足婢誤以沸湯濯之足爲爛病月餘方已僅一批

其頰而止平居自奉甚約及用闕親戚未嘗吝公爲小官時夕遇盜笥中衣盡亡天向寒無纈絮頗嘆惋郡君笑曰但願身安衣可復有公爲之釋然其卒也誌其墓曰婦人無外事有善不出閨門叙而存於家使子孫女婦式焉

臨江軍判官王益妻吳氏撫州金溪人臨江生七子長二人元配徐出也愛之甚於子二子卒遇其嫠婦異諸婦處內外踈戚甚恩自奉養未嘗擇衣食而人以窮來歸者分衣食憇之嫁三從孤女如已女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方困時朝廷召其子安石官之至

數十不起。或曰：盍強請。曰：士國有志，吾何可強之也。及安石知制誥，法得封其親，勅勿言。已，安石有歸志，以不足於養爲憂。夫人曰：義苟當去，吾豈有不安哉。劉母者，忠定公安世母也。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其母，曰：朝廷不以兒爲不肖，使待罪諫職，儻受命，須明目張膽，任言責，脫觸忤者，禍矣。恐且爲母憂。上方以孝治天下，以母老請，可免也。母曰：不然。諫官爲天子耳目，天下事得具言。汝父平生願爲之，不得也。汝得之當，捐身報國恩，正使得罪流放，固其誼也。何備焉。誠得罪，無問地遠近，吾誓從汝行，不憚矣。忠

定正色立朝，瀆九折不悔，母教然也。

張魏公浚，母夫人計氏，贈太師君悅妻，綿州廣漢人也。太師官華州，浚卒時年二十五。浚能言，卽令誦父所爲文，能記事，卽告以父言行，無頃刻令去左右。故浚雖幼，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敢言不誑，甫冠與計偕入國學，母送之，條勗戒詔數十端，書之策授焉。浚貴，所爲有不當，必變色示戒。晚謫永州，彗星見西方，念已故都相位，蒙主恩而時相檜誤國，禍天下日甚，欲力論時事，又念母年高言之必致禍，恐母不能堪，內憂之，體爲之瘠，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其父紹

聖初封方正策之辭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後意遂決書上竄封州母送之曰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惟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楊秘閣萬里妻羅氏廬陵人萬里轉運江東子爲帥尊重矣采椽土階如田舍處之怡然每寒月黎明卽起詣厨下躬作粥召臧獲女使徧食之曰天甚寒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其子聞之曰是賤事夫人老而親之無乃爲逆施乎夫人怒曰若言如此其必不遠矣賤物貴我勞人自逸天道所不右也守吳迎就養時年八十餘於郡園中種苧躬紡績不懈

遷五羊得月俸以奉母母稱疾盡出之曰吾福薄乃
得此果致疾宜悉散之平居服飾無華麗生四子三
女畢自乳曰饑人之子哺其子吾不忍爲也

吳母者進士賀母也賀與賓客語間旁及人短母聞
之怒客退笞之百所親解之曰臧否士之常常有何
過而笞之若是母太息曰吾聞愛其女者必取三復
白圭之士妻之誠全之也今獨產一子當使知禮讓
而出言忌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由是恐懼
自飭爲名人

包總妻崔氏合肥人孝肅公拯子婦也總早亡惟一

穉兒存拯夫婦意雀不能守使左右嘗之雀蓬垢涕
泣出堂下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執滌滌其養幸矣
其改汙家聲乎生爲包氏鬼誓無他也後稚兒亦卒
呂自荊州來挾輿歸欲嫁之曰喪夫守子子成孰
守雀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義不二也况舅沒姑老
其何忍去母怒曰成寧死此不獨歸矣雀曰母遠來
義不當使母獨還然至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
尺組之下而以屣還包氏遂偕母歸母見其終不變
也卒歸之包氏以節終

朱媛者越上虞朱回女也母早卒鞠于祖母里惡少

顏與其祖母競持刀來刺之。舉家驚走。娥時甫十歲。獨號呼前擁持手挽顏衣。大呼曰。殺我母。殺媪。媪得脫走。娥竟歿。會稽令董斃惡少。爲立像曹娥廟中。張烈女者。江夏民婦也。里惡少持刀過與亂。不可被刺不殊。猶能走號呼其隣人而歿。而分寧彭女從父入山行伐薪。父爲虎噬。女拔刀斫虎。奪父還。詔皆賜粟帛。

開封博徒有婦朱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夫。夫日與俠少博。不省也。屢勸諫不聽。已犯法。徒武昌。父母念不可與長也。欲奪而嫁之。婦不可。夫濱行一夕。自經歿。

正則友。貝州閻趙學究女有姝色。劫致欲妻之日。墜
罵求死不得。給以必擇日禮聘。乃許。則歸之。請期焉。
及期。涕泣登輿。已自經。輿中靖康之難。新鄭張晉卿
妻丁爲金將所得。挾之。載投地下者數四。罵賊。賊建
炎初。汝州王氏二婦爲金掠。置舟中。自沈漢江。賊和
州徐閻中女爲維陽潰軍所得。欲汙之。罵投江。賊金
道三吳吳人。吳末年。妻及姊自沉。賊陷明州。貢士鄭
厚爲虜。得罵不屈。躍水。賊妻董哭從。賊盜剽滕滕縣。
女董美不屈。賊盜掠臨淮。臨淮王宜邀妻避。不可。曰。
婦不出閨。遇賊。賊盜掠方城。孝純妻師正言。賊

子也。罵賊。歿臨江貢士歐陽希文妻廖。身蔽姑。逃之。以身。歿龍泉。李生妻梁。不辱。赴水。歿。時世亂。乏食。盜掠人。以食。滁州丁國賓。爲盜掠。將烹之。妻泣請代賊。釋夫。而就烹。樂平王表妻趙。亦身就歿。盜寇儀真。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妻榮。與姑及一女。出逃。難姑素羸。榮扶掖。不忍去。爲賊得。欲污之。不可。殺其女。劫之。不可。罵賊。歿。紹興盜作。南雄李科妻謝真。陽吳琪妻譚。皆不屈。歿。臨川余端友妻陳。爲盜得。汗之。不可。罵賊。歿。蕪湖詹氏女。父授經里中。老而貧。女事之。謹。遇盜。陽自屈。免其父。免其兄。一躍入水。歿。

張女者羅江人也。母楊寡居，親黨有婚會，毋赴之，與女偕，典庫雍乙從乙先歸，罷會楊氏還，則乙灰庫中。莫知殺者主名，言之官提刑張文饒，忍人也。億楊與乙亂，懼人知，殺之以滅口。下吏苛劾之，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逮女訊詞不更，乃掘地為坎，縛母子其中，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終不承。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痛將死已矣，願一見母而死。既見，謂母曰：母奈何受此污辱，必毋自汙，吾今死，將訴冤於天，言訖絕。於是石泉地大震者三日，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震。勘官李志寧乃震恐，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若有

猿墜其前，驚寤呼吏卒索之，無有也。默自念，豈殺人者袁姓乎？忽門卒報張氏饋食，人袁大進，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殺之，楊乃免。時女死，纔數日，郡榜所告曰：孝感坊。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貧事姑孝。盜焚剽里舍，遠近逃避，姑篤疾不能去，侯守視，姑側終不去，盜挺之，仆幾絕。賊退，蘇見道旁一篋，發之，金珠也。族婦以爲已物，攘之分其一。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終不可，竟貧餒終身焉。

林女永春人，笄未婚，紹定中寇犯永春，女入山避之。猝遇寇，度不得脫，給之曰：有金帛埋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欲死於家耳，不辱也。遂遇害。董八娜，鄞人，虎銜其太母，女手拽虎尾，以身代虎，釋其太母，銜女去，守建祠祀之。

曾氏，婦晏者，汀州寧化人，夫死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將樂令令土豪各爲砦，結約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結集來攻諸砦，不能禦。晏獨依黃牛山傍，自爲砦以居。一日賊遣人來索婦，女金帛，晏悉召其田丁諭之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在我汝。

等必用命奮擊之，不勝殺我降，未晚也。傾齋資，猶之
泉感奮，晏自執桴鼓，使諸婢鳴金，作其氣。賊復退，敗
鄉鄰人挈家依焉。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飲之。
於是聚眾日廣，與其豪析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練
訓之。有急，互犄角相援，賊數攻弗克。所活老稚數萬。
討知南劍州陳韓，遺金帛獎之，名其砦曰萬安。晏悉
散給其下，又分五砦入詔，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
信卽。

開慶初，元兵陷岳陽，巴陵韓女甫十八，赴水，夾越三
日，得其尸於練裙帶中。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

蘋繁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社
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
心肝。元。陷撫州。臨川王婦梁。嫁才數月。與夫約不辱
已。被執。軍帥欲汙之。紿之曰。夫在。不忍也。乞歸之。而
後可。帥以金帛與其夫。遣之。并與一矢。却後兵。已卽
之。婦度夫去遠。罵賊。死德祐中。元兵入浙東。臨海上
婦執舅姑。夫皆死。迫納之。婦號慟。欲自殺。不得。乃陽
謂帥曰。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
之人。君焉用之。願得爲之哀。期而聽命。許之。師還。行
至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嚙指出血。書山石。南望哭投。

匪。灰。血。漬。入。石。化。爲。石。天。陰。雨。墳。起。如。始。書。元。至。正
中。郡。守。爲。立。祠。嶺。上。易。名。清。風。嶺。元。破。永。新。譚。婦。抱
嬰。兒。隨。同。舅。姑。走。縣。學。文。廟。中。匪。虜。至。殺。其。舅。姑。執
婦。欲。污。之。不。可。臨。以。刃。趙。罵。曰。吾。舅。灰。於。汝。吾。姑。又
灰。於。汝。吾。從。吾。舅。姑。灰。耳。豈。顧。生。哉。遂。遇。害。血。漬。於
文。廟。兩。楹。間。八。載。爲。婦。與。嬰。兒。狀。久。而。宛。然。若。寫。影
在。地。見。者。神。竦。髮。立。或。磨。以。沙。石。終。不。滅。燬。以。熾。炭
狀。益。顯。如。新。景。定。中。盜。破。進。賢。吳。中。孚。妻。王。自。沈。灰
元。阿。木。破。銀。樹。堪。得。運。使。趙。淮。使。請。揚。州。招。制。置。使
李。庭。芝。降。淮。佯。許。諾。至。城。下。大。呼。曰。李。制。使。男。兒。灰。

卽死耳。母降也。阿木怒殺之。棄其尸江濱。淮妾俘軍中。盡解其衣裝。賂枝請購尸得之。焚骨置缶中。操小舟。赴急流。仰天慟抱。與俱沈。歿。

福建招撫使劉全子倡義抗元。歿有司執其妻林。勸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以忠義報國。何謂反事。不成天也。豈顧辱哉。汝知去歲有血書壁。義不降而歿者乎。是吾兄也。吾歿且求治汝於地下。何以生爲。遂遇害。兄謂林空齋也。乃郝節娥。嘉興人。出娼族。不染乞爲良。不得母與。少年期因叢祠具酒。逼之。挽梓與食。飲嘔噦滿地。歸陽渴求飲。赴水歿。而毛惜借者耻。

事畔臣不屈，嗚呼謂天性不貞哉。

麗水二賢母者，林侑妻周，侑子鄉貢士江，婦徐也。周知書奉道法，夫卒，奉姑謹供饋，非手所治，弗以進。徐養周亦如之。宋季亂，徐生于定老，甫六月，元兵至江，負之竄澤中，寇追射江，棄兒走，歿周婦姑避地東山，聞變扶媵人間行，往迹之，又遇盜，時周既老矣，盜麾之去，而過徐東行，姑婦相持哭，曰：願同歸九泉，不相離，苟生也，涓事神，謹默禱神，而寇忽目眩，若見有負裝，索行者，急持戟趨救之，得脫去。自騎灌莽中，盜去，行失道，過澤畔，則先所棄兒乃在，弗怖，弗啼也。媵急

呼曰兒在矣兒在矣。亟抱以去。兵退迹江尸得焉。而家燬僦舍以居。瓦釜敗帷婦姑相爲命。時徐年甫三十耳。或說其再適。則指兒泣曰。林氏數十世惟姑及此兒。吾何忍棄之。天未降割。林氏兒幸成。異日持酒酬林氏先塚。姑之慶也。吾之願也。卽歿瞑矣。兒幼多病。母太母日夜保護之。稍長。自刻篤於學。鄉先生潘架閣新奇之。欲女焉。問二女長辭曰。林生微而貧。次女曰。惟命遂妻之。荆釵練裳。提甕出沒。忘其家之富。感也。奉二母孝。徐晚嬰未疾。不能行。潛晝夜扶掖。疾革。割股肉雜淖糜以進。後定老舉元。廷祐進士。爲秘

書丞追贈父母如其官以前所棄兒也子孫多舉進士至大官徐壽六十有三卒後一年周乃卒年八十一
有一

崔烈婦者周术忽妻也從术忽官平陽金拔城下令官屬妻子匿者死自首者出之時术忽以使事在上黨崔卽抱幼子顧自言將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乎辱也予吏金請書之紙吏曰軍令也不敢令崔自括袖懸筆書出焉既出將命追之伏土窖中三日乃得免术幾术忽卒崔年二十九誓不更嫁斥麗飾服布蔬食有權貴求娶自

毀面絕之治家教子具有法後四十年乃卒

郭三妻楊東平須城人三從軍襄陽楊留事舅姑以孝聞夫成母欲奪嫁之不許久之夫懼還舅念婦年少終改適不欲壯子鰥處地下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楊悲憤不食自經成與夫合墓焉

李女者建寧浦城人父無子母卒毀不茹葷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奉父母甘旨畢具父嘗以許邑人鄭全未嫁邵武豪陳良強委禽焉女斷髮求成卒歸全事舅姑有道全沒悲哀不食數日成

齊開妻劉河南人關應募爲千夫長戰歿澤潞開劉

貧無依不再適勢家強婚之劉給之曰吾三月三日
有心願償畢從汝矣是日詣天寧寺浮圖絕嶺叩天
椒獻自墮歿

庶士玄妻王氏大都人夫病篤執王手以妾所生子
為囑而卒王蓬垢廬墓側以妾子置左右飲食煦嫗
之終喪子復歿親戚搆酒饌祭墓上方行酒王自經
樹上歿同鄉費隱妻王亦自經從歿焉

都水監未虎妻茅坐事家簿錄豪家欲妻之茅以女
子三人裙相連結晝夜倚抱哭形貌銷毀竟不屈託
永明尼寺以居憂憤卒紹興俞新之妻聞人氏夫歿

斷髮誓不嫁事姑孝姑病風失明聞人手滌溷穢時
時舐其目目爲復明姑卒與子親負土終塋之

袁氏三節者涇陽袁天祐之王母母及妻也天祐王
父及父皆歿戍王母楊母焦皆守義天祐亦從軍歿
妻焦尤少亦守義以終澤州三節者張興祖妻某王
母若母也與祖卒或諷王改嫁婦泣曰妾王母母並
以貞操聞妾而有他志是忘夫而辱先人也忘夫不
義辱先人不孝不義有歿不爲也娶居三十年
奉舅姑生事歿塋無違禮具得旌霍氏二節者鄭人
霍耀卿顯卿兄弟妻也耀卿卒妻尹守義不改適顯

鄉繼卒妻楊氏與奴俱修婦道事姑二十餘年而邵
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三婦以節孝見褒內黃趙
美妻王夫死不改適舅欲以族子與繼婚堅不聽且
之自經歿魏城丁從信妻李年二十寡父母迫嫁之
走詣夫冢木欲自縊不得還入室更新衣自經歿
州李馬兒女少寡勢家欲奪之詣夫墓哭自經歿
表門

江文鑄妻范氏奉化人婚之夕未合昏而夫暴歿
日我則既入門矣入江門則江婦豈復有行哉撫諸

子如子終不還

天燔初兵掠河南洛陽趙彬妻朱被執逼與亂不可
兵怒提曳楚辱之度不免紿之曰舍後井旁有堊盆
當發以遺汝信之踵之行抱三歲女赴井灰偃師汪
氏女被兵執投澗死龍溪陳竭才妻蔡氏自沈灰龍
泉湯輝妻張氏刺乃然湯二女以父母見殺觸刃灰
顧寧地震臺叔齡屋壞壓不能興會火作叔齡母前
救不得欲就焚叔齡呼妻曰吾不可得出當亟救吾
母劉謂夫妹曰汝兄死吾無用復生自投火中灰
天台三節者杜思綱妻陶宗媛及女弟宗婉若弟秘
書監陶諡妻王也初思綱娶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水

陶爲繼室生一女而思綱卒宗媛不再適奉姑謹視
前室子如所生長育婚嫁之矣元季亂台廢於盜宗
媛護姑隱不忍去爲盜兵所繫驅之行不聽剗刃于
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死是日宗婉歸周本亦處
方急時誼妻抱子長出走已力竭謂傅母曰兒存吾
不歿矣赴南隣杜氏并歿當是時歛人羅宣明散家
貲募兵保鄉井妻盡捐奩中資相之盜犯歛宣明謂
妻曰我素負殺賊名盜必屠我家汝從行毋留蔣曰
婦人在軍中氣不揚妾有兄弟在香山砦可守也灑
泣別無何歛城陷賊聞宣明妻孥在香山悉力攻蔣

炮炙符觴命蒼頭賸具醉飽以二子屬蒼頭曰我誓
不受辱必決矣不可使羅氏無後汝護二兒還主翁
言訖出遇賊巖崖上赴崖下成焉長子及蒼頭賸皆
遇害寇退蔣從子志道從積屍中緣崖下見貞婦如
生傷有衣篋類有物動啓視之幼子也抱以歸

謝烈婦芾婆蘭溪吳屢妻也金華人年十三適屢動
禮執誼非其志不行屢貪常客游謝奉舅姑舉實祭
必共盜破睦州謝謂屢曰盜得睦必東窺妾衰瘦如
柴且暮盜且至吾不能挈請切遠遁決矣及今買舟
東下儻免乎屢資窘難於行曰勿恐有屢在謝恚曰

不避盡歸我母家母家有深池卽有急有死所可無
辱也已屨出城南謝丁寧語如初屨未反蘭溪兵潰
東奔者不絕雞再號謝裹糧扶幼女出走媵以小兒
從厥明力憊甚手牽女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矣
吾與若从而死耳身不可失也避入金華山中媵棄
小兒道上逃去已赤巖徧山谷呼嘯擄女婦謝度不
免力捫蘿上抱女下投崖死屨歸求之浹日始得屨
母與女相向貌如生宋景濂傳之曰戊戌之變濂女
弟葵亦秉節沉淵歿胡仲申翰曰曠人商淵妻張賈
誠妻宋亦溺歿猶皆曰儒家有所聞至姜女董婦皆

里巷氓女婦耳亦死其張氏家僅編伍業牧圍一旦
聞難妻死二女從死勿未笄亦死而天台狄恒妻徐
被盜執結賊取水飲自沉死吳氏婦以梅塘水縈且
深沉焉後數日得屍雖盛夏如生新昌史周如祇女
不屈死是時台浙諸婦卓犖見紀載如此者則文獻
在金華故也

鄭宜人羅氏名好安信州弋陽人幼誦烈女傳甚習
年二十歸同里鄭堪堪家世同居百餘口羅執婦道
無間言堪以功擢鉛山州判官羅得封邑信州陷羅
度弋陽近必不免取所佩刀淬鉅之兵至自到死

州萬戶府知事鬪文興妻王建康人從文興於漳盜
攻漳文興戰疾力歿之王被執給賊收夫骸請從積
柴負夫屍燔焉火既烈卽自投火中賊陷長樂柯婦
陳被執罵賊歿父卧病見女至呼不應駭之已有自
賊中歸者言歿狀乃知非人也明日屍逆流上夫昇
歸歛焉房山陷房山王士明妻李與其女俱歿李婦
劉遇賊饑烹其夫請代得烹歿元末亂官軍復嚴州
而縱掠威平俞士淵妻童身翼姑抱護之不去諸惡
肆之去焉不屈刃斷其左臂愈不屈復斷其右臂如
物羣惡乃破其面而去乃遂歿始童事姑孝姑難事

寡恩童順事不拂卒成其難

高郵有張女以艷聞匿複室中賊得其父母劫致之
女不得已出拜賊賊喜呼其父母爲丈人媼授資焉
以女行女辭去度稍遠赴水成盜陷浦城執徐嗣源
欲殺之女請代舍之以女行徐題詩桂林橋赴水成
松陽周婦毛罵賊成汴梁丁尚賢妻李與其家並成
儒士李讓女順兒自經成紹興吳守正妻禹抱幼女
自沉成張士誠陷諸暨王琪妻蔡避兵長寧山賊碎
至造借錢方沸蹈其中成破杭州黃仲起妻朱與其
女俱成妾馮從成仲起弟婦蔡抱幼子與乳母湯自

經·火·博·興·焦·士·廉·妻·王·被·盜·執·給·曰·家·墓·田·有·藏·金·
可·取·之·王·至·墓·所·哭·曰·得·死·所·矣·與·妾·柱·皆·死·紹·興·
兵·變·德·清·稅·務·提·領·張·正·蒙·與·妻·韓·並·縊·死·女·池·奴·
年·十·七·聞·之·泣·投·崖·死·龍·泉·季·說·妻·何·亦·死·溧·水·袁·
女·少·失·父·獨·與·母·嚴·居·家·極·貧·母·病·癱·卧·床·者·數·年·
矣·女·奉·養·周·盡·至·正·中·兵·燔·其·里·鄰·婦·呼·避·火·女·曰·
我·有·母·何·可·避·入·室·抱·其·母·燔·死·山·陰·徐·允·讓·妻·潘·
賊·至·夫·代·身·得·死·潘·給·盜·請·得·焚·夫·尸·火·熾·赴·火·死·
陳·淑·真·富·州·陳·壁·女·也·壁·儒·者·避·亂·之·隆·興·陳·友·諒·
寇·隆·興·淑·真·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泣·然·曰·吾·絕·絃·

於斯乎。父母恠問之。淑真曰。城陷必辱。不如死也。明日隆興陷。溺東湖水中。水深不能死。賊抽矢。脇之。不聽。中矢。死。同郡李宗願妻夏亦儒家女。賊至。赴井。死。劉氏二女子登樓自經。死。婢鄭奴從。死。陷茶陵。于同祖妻曹與夫訣。自剄。死。妾李驚抱持之。不殊。且追。夕竟。死。冀寧李弘益妻申念不欲以身故爲弘益累。先事。死。弘益再娶安而卒。安薰沐從。死。河東亂。監察御史張訥妻劉盡發質給家人。若子婦。死。焉。宜慰副使李羅妻高麗人。聞夫死。積薪塞戶外。自焚。死。大同張思孝妻爲新高兵所執。不屈。死。婦劉伏姑。屢罵不絕。

亦灰狀元張棟妻王遇盜赴井灰姑哭之慟隨俱灰
宗王黑鬪女遇難自縊灰進士安志道妻劉罵賊斷
舌灰大都陷詳定使程徐妻金抱子女沒井灰有趙
媪者與其婦溫高徐謀決灰趙自經諸婦四人諸孫
男女六人衆妾三人各並灰徐孫妻岳及毋王二女
一子赴火灰永平王宗仁詳妻攜一女赴水灰賊陷
太原行省叅政王時妻安與妾李赴井灰太原人王
履謙妻齊與一妻二女二孫女避亂巖谷中賊至投
崖灰大寧陷帥鐵木兒不花之妻也先忽都與妻玉
蓮罵賊灰賊犯陵州州人呂彥能集家人謀所如往

有姊嫠居泣曰吾器夫二十年又不幸無子今往何
之吾歿已夫出赴井歿妻劉曰妾爲君家婦二十八
年茲不幸亂離君可往妾不負君無往矣亦歿二女
二孫女及子婦王皆從歿盜寇濟南濟南劉公翼妻
蕭解條自經歿趙洗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公之
從兄女也紅巾陷遼陽洗爲儒學提舉避亂匿資善
寺以叱賊歿許未之知也賊甘言誘之不可刃劫之
不可已知其夫歿仆地哭罵曰吾母歿于賊吾女兄
亦歿賊今吾夫又歿焉吾得報汝當醢汝忍從汝乎
罵不絕口歿至元中渤海劉平者戍棗陽攜家行至

沙河夜車宿河傍有虎至街平去妻以亟起追及之持虎足呼車中兒急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車死至大中建德王女父出耘遇豹豹搏之女聞父號呼聲走趨救以父所耘鋤擊豹腦殺之父得生餘杭姚女虎啣母女逐驅之竟全母建寧方寧妻官夫爲虎所得奮擊虎全夫骸而歸俱旌當元時夫亡守志極貞白不改適得旌者燕人張買奴妻王馮翊王義妻盧睢陽劉澤妻解樂平楊三妻張其夫死從死者遼陽李君進妻王湖州同耶律忽都知不花妻移刺氏大寧爾妻趙濱州惠高妻李汴人孟志剛妻朱鈞州

尊德妻侯雷州朱克彬妻周無慮百十人其夫報衛
志養舅姑盡孝終喪裏事盡禮者翼人宋仲榮妻梁
懷人孟妻何新建鄭妻丁渤海李妻劉氏之倫史具
有傳嗚呼胡元以北狄主中國民燹大戾亂而史紀
節行特著胡俗子收父妾弟于兄妻不惡脫脫尼雅
吉刺氏李世安妻王只魯花真妻蒙古具以成自全
胡貞不性生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一
經濟編

人類

賢婦人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于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籠焉小睹父怒相延食豨辭曰

鬻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
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養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
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公父文伯之母如季
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
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
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
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
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宮
職焉內朝子將庠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還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

至則新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
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
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
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
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仲連曰吾將
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烘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
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
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
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平
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美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筵、攝衽抱几、視滂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簋、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非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而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

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第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闕。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晏，宗不具，不釋繹，不盡，既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指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

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于子。盍亟索士，怒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荆。

趙王以趙括爲將代廉頗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不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旣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

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漢文帝時，人上書言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于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竊痛歎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

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恚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

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
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
曰萬石嚴媼

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
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
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可當禮
妻曰大人以先王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
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

官至司隸校尉子末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末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太原王羈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任妻亦美志行初羈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善于羈車馬服從雍容如也羈子時方耕于野聞賓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羈目之有愧容容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

齒未如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蔡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羈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避。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而遠尋師學。十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兩成于機杼，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

字者與
十知者
若所修

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履
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
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
子。膏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
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
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
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
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
之。卽捕殺賊盜。而賜妻練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

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于官。四子以母非所
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
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
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
子典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
疾久乃瘳。于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
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
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
就刑辟。縣言之于郡，郡守怪異其母，獨除家徭，遣散
四子，許以脩葺。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穆姜年八

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
墓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今汝曹遵承勿
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安定皇甫矩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
爲規荅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
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駟轡百乘馬二十
匹奴婢錢帛克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
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
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于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
立罵卓曰君羗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

太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士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
趨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于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
庭中以其頭懸轆轤朴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
平連盡為惠遂成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魏丹陽大都督媽覽郡承戴自殺太守孫翊覽入居
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縊之曰乞取晦日設
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
舊將孫高傳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
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
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悽愴

怪其如此。覽密覘復無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續經奉覽員首以祭。胡墓舉軍震駭。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彊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

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
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
字養爲曹氏後

晉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
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
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
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
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
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行
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謝就鄉人

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
綜典籍百家之言

辛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
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

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

大謀

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

以之久魏其不昌乎第做爲大將軍曹爽叅軍宣帝

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

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

傳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

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人歿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于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爲。就從于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存事縱恣。非持久處下。

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于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

張宣子以女妻劉殷。宣子家富于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

感。榮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達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祖姑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巾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二白鳩巢以度。樹自是名譽彌顯。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侃父丹。再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蚌解。還母。湛氏封蚌。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撤

所卧薪薦自剗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餼
達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孟昶妻周氏昶第頤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
桓玄常雅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
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
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于桓公便
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
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
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
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

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女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顛妻云：氏昨夢殊不妖，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顛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利，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韋逞，攝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秩，備于此。

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
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
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
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小宋氏晝則樵採夜則
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嘆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
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
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壹對曰廢學旣
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
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
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

授後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母恆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服。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旣僭位。召爲右貴嬪。其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鸞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勅私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鸞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備繫。

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妾謂陛下宜賞廷尉，以美爵酬之。尉以列士，如何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于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群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

陳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山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擒之斬于建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行義何憂懼乎至是陳主徵以爲侍郎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繡轎安車鼓吹麾節鹵簿

如刺史之儀

唐代宗時嚴武三鎮劔南厚賦斂以窮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武不從及歿母曰吾今始免爲官婢矣

杜棕尚岐陽公主公主憲宗長女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千人公主早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三十餘年始至則與棕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吳光濟以董昌齡爲郟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
曰。頰。厥。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
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郟。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
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婢喜
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灾也
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宅日學
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
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
有過不免撻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迂景讓意

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爲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番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都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第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臯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學士劉勅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勅爲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歿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歿未足以報况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家後周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擄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謂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

大人可以
初九

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
欲謀我邪卽召還殺之行逢妻耶離夫人鄧氏隨而
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
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
不復歸府舍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
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吾爲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
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爲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
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捷時邪行逢
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
易爲逃匿耳行逢慙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

之

宋太長公主太宗女幼不好華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宴集主必親視饗餼之節章獻太后賞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仁宗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于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毋疾而邀賞邪齊賜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

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卽主堂易服奠哭蓋
獻穆

妬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
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卧
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
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
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
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
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掩子鼻新

人見王因拵其鼻王謂鄭衷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拵其鼻何也鄭衷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衷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